

读图时代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

【厦门卷】

琴音鼓浪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

读图时代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

琴音鼓浪



撰文·摄影◎卜凡捷窠

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·厦门卷·琴音鼓浪/读图时代编.
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5
ISBN 7-80024-902-6

I. 中... II. 读... III. ①名人—故居—简介—中国
②名人—故居—简介—厦门市—近代③名人—故居—
简介—厦门市—现代 IV. K928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0228 号

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

琴音鼓浪——厦门卷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(100044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8417356 68412664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88417417 88417418 68414683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: 曲克明

开 本: 71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0

字 数: 60 千字

图 片: 150 幅

版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6000

书 号: ISBN 7-80024-902-6

定 价: 22.00 元

序言：一壶好茶的各种声音

这里不过是岛、海洋和陆地，有鱼、飞鸟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然后是出嘉禾，起南音，泡功夫茶，博中秋饼，制皮薄如蝉翼、馅有二三十种的春卷，把个“鼓浪”的岛屿弹成“琴岛”，又“硬将一排洋房，摆在荒岛的海边”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样的厦门。

在这里，小城春秋是壶中的功夫茶，要久久地泡，细细地品，日积月累地重复那种生活化了的仪式，才能酿成酽酽的细水长流着的生活。而这样的小气象，却偏是“泡”在一个海阔天空的大境地里，于是有了没完没了的海天一色，没完没了的花草繁茂，没完没了的四季不分，和没完没了的“慢”。即使是在水龙车马的交通要冲上，这壶茶也不紧不慢，丝毫没乱了那酝酿的分寸。

这样的形象和色彩，气息和氛围，虽然迷人，但毕竟太过于鲜明而单纯，还是不如声音来得浩瀚无边、水乳交融。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其形色香味，厦门无疑是一个最为奇妙的“声”的所在。这声音是无所不在又无穷变化的，岁岁常新又代代相传的，固执又随和，微妙又自然，它无比斑斓，无比摇曳，又无比静谧、无限缄默。

从波希米亚的草原与森林游荡到法国巴黎定居了20年之后，米兰·昆德拉开始怀念起了那不知何时失传的“慢的乐趣”

——“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？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，这些漫游各地磨坊，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，都到哪里去啦？他们随着乡间小道、草原、林间空地 and 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？”

我不想作任何的联系和比拟，然而，在涛声波唱没完没了的厦门，在生机勃勃没完没了的“慢”的主旋律里，他们似乎都还存在。

所以，就有了这些听音寻路而来的来来往往的人，坐下来泡茶，看看海走路，一样节奏，百般变幻。

说起厦门的历史，不长也不短。有文字记载的厦门岛历史始自唐朝中叶，距今已有1140余年。在此之前，岛上最有名的“居民”恐怕就是成群栖居的白鹭，“鹭岛”之名即由此而来。而厦门的行政建制始于宋朝，属泉州府同安县。因宋太平兴国年间，岛上产稻“一茎数穗”而又名“嘉禾屿”。元代在此立千户所，明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为防御倭寇，江夏侯周德兴于此筑城置卫，城号“厦门城”，卫所称“巾左所”。

尽管东南沿海外患不绝，但到了明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，途径厦门的西班牙使团所见到的“巾左所”已经“是一个雄伟清秀的城市”。到明天启年间，厦门已成为“旁达西洋，商舶四旁”的通商港口；而原来以渔耕为主的弹丸小岛鼓浪屿，也成了人烟渐繁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明末清初，郑成功踞金门、厦门两岛抗击南下的清军，并率兵东征，最终收复台湾。在驻师鼓浪屿的四年间，他在日光岩等地屯营扎寨，设水操台练兵。1655年4月，郑成功改称厦门为思明州，并设立五商、十行，以厦门港为中心，开展东、西洋以及国内沿海地区的贸易，获取巨利，用以养兵。据说，厦门港的兴盛主要就是从郑成功时期开始。此间还有许多江浙一带的爱国知识分子前来追随，著名文人徐孚远、张苍水、陈士

京等人还在厦门岛组织了“海外几社”，陈士京在鼓浪屿筑“鹿石山房”隐居，死后也葬在岛上。

到了康熙年间，清政府收复厦门、金门后，厦门又恢复原名，并继续发展成为闽南重镇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先是鼓浪屿被英军用武力强占达五年之久；然后是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厦门正式开埠；接下来就是各路列强竞相瓜分，神仙魍魉纷至沓来。厦门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的繁荣与兴盛，几乎是耻辱与抗争交织而行。

1920年春，厦门地方人士林尔嘉、黄奕住、洪晓春等人倡议开山填海、填池造地，改造旧城面貌，同时发动海外各埠华侨和本地殷商巨贾投资建设。政府当局成立“厦门市政局”，负责规划和施工。1929—1932年的五年间，厦门市区新辟十数条正规道路，新建民房5349座，基本上完成了现在厦门旧城区的格局。而经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规模房屋建设，鼓浪屿也大体上形成了“万国建筑博览会”的风貌。

今天我们所见的厦门，已经是一个由厦门岛、鼓浪屿岛和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与原同安县组成的中国“特区”。

在这些“世音”之外，始终伴随的当然还有真正的音乐——那也正是这里形而上的金字招牌，而这音乐里还有诸种器乐音响、曲调声部，彼此交错对峙，又最终合成得天衣无缝。

鼓浪屿原名“圆沙洲”，别名“圆洲仔”。据说明朝时，一渔人发现岛西南方有一礁石，每当涨潮水涌，浪击礁石，声似擂鼓，于是称其为“鼓浪石”。轶闻传开，鼓浪屿便因此得名。而早在唐朝会昌、大中年间，初名泗州寺的南普陀寺便在厦门岛上的五老峰下建成，所谓暮鼓晨钟，在这里居然有了这样的妙趣天成。

到了19世纪中叶，外国传教士来到厦门，鼓浪屿上有了教会，也有了缥缈回荡的圣歌。1906年，因为唱诗班的需要，传



教士们从欧洲运来了一架管风琴。而鼓浪屿上的第一架钢琴却是由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在1913年购进的。此后鼓浪屿上购置钢琴成风，也逐渐熏陶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，被称为“琴岛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初，全岛钢琴已近500台。按每平方公里平均拥有钢琴的数量计算，鼓浪屿稳居世界之冠。

而在厦门本岛，却默默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更为乡土也更为古老的音乐——南音。南音相传形成于晋唐，五代时期即10世纪中叶传入泉州一带闽南地区，被今人称为“全世界最古的音乐”和“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”。只有在缓歌慢舞凝丝竹的南乐中，今天的我们还能依稀领略敦煌壁画中飞天横抱琵琶而弹的遗韵。

至于在这些声音里来来往往生活着的人们，依然像是聚在一起泡茶。若说这是一场年年岁岁永远喝不完的功夫茶，那倒真是越久越香。闽南人爱说，铁观音要七泡才出奇香，而那正宗的紫砂茶具，也必是要被茶渍腌得久了，乌得发金才算够味。不过这茶盘却是一直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“关口”——“扼台湾之要，为东南之门户”。这样的天时地利，既是其繁荣安乐的根基，又是其历经掳掠的缘由。但这岛上住着的人，却都是开朗鲜明的气象，连带着过客游客们也都轻松惬意起来，把各种曲调都唱得自得其乐，或者铿锵，或者柔媚，竟自陶然，毫不哀怨。

在这里“泡”过茶的近现代名人大致可分为三种：一种是定居或暂住于此的华侨台胞；一种是在此居住或逗留过的内地名士；另一种就是正宗的本地名人。当然，他们不一定都受得了那酃到苦涩和微醺的功夫茶，更不一定都受得了这一套生机勃勃的慢的艺术。他们或者甘之如饴、乐不思蜀，或者浅尝辄止、惊鸿一瞥，但都留着颜色、气味和声音，沉在那年年岁岁、没完没了的功夫茶里，即使已经没了踪迹。但正因为有了这些

人，这些颜色、气味和声音，这茶才能如此越泡越有滋味。

遗憾的是，他们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，在这个城市的地理现实中越来越少。据说厦门市目前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名人故居只有四座，其他大多数名人故居，不仅时时面临推土机的威胁，还要面临所谓的“名人故居”资格认证和值不值得保护的讨论。倒是只有鼓浪屿上的“故居”们能够免遭拆迁，但大部分都成了见物不见人的“老别墅”。也许在这里，沧海桑田可以是顺手拈来的理由，但也许，是一种最自以为是的借口。

我们在这海天之间泡茶，过日子，或者只是作个过客、游人，看看风景。但那声音无所不在，其间又变化万千。某些声音，也许已经被淡漠，就像某些早已经被遗落的地标。

泡一壶好茶，然后听音、寻路，往更深的脉络里走。的确，如果没有人，哪会有功夫，那些铁骨观音、海天一色、涛声波唱，也只是没完没了的寂寞而已。

目 录

序 言

第一章 仍怜故乡水 /1

茫茫烟水阔，凭吊问沧溟——陈化成故居 /1

鼓浪屿女人——林巧稚故居 /12

第二章 停船暂借问 /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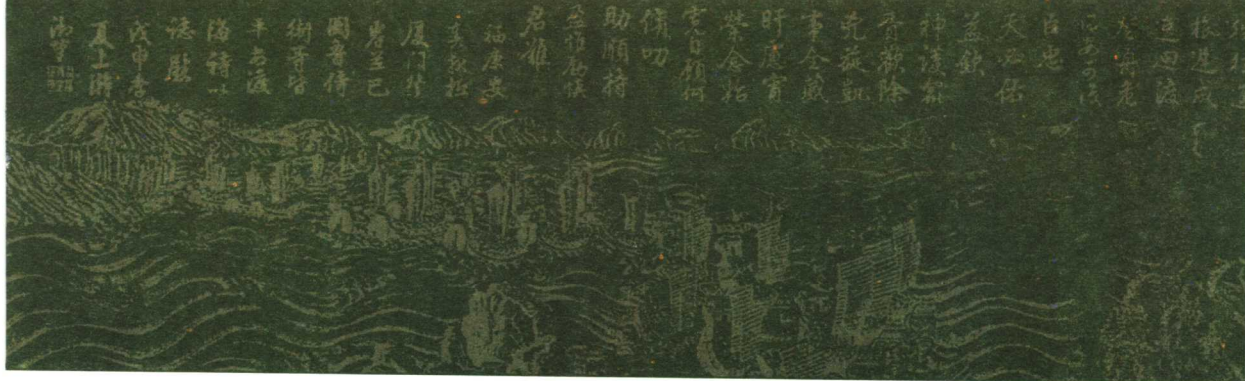
冀枝叶之峻茂——林文庆故居 /25

一点童心犹未灭——林语堂故居 /37

四个月又十二天——鲁迅故居 /45

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——弘一法师在厦驻锡地 /59

今日我来师已去——丰子恺旧居 /75



第三章 人归落雁后 /83

从厦大到集美有多远——陈嘉庚故居 /83

从“剃头住”到“印尼糖王”——黄奕住故居 /103

至死不忘救国——李清泉故居 /113

第四章 天涯共此时 /123

去来时作不平鸣——林维源故居（林家公馆、林氏府） /124

半亩园中海可藏——林尔嘉故居 /133

白云千载空悠悠——林鹤寿故居 /142

后 记 /148



第一章 仍怜故乡水

● 茫茫烟水阔，凭吊问沧桑

——陈化成故居

厦门旧城的“心”

在厦门这个历史算不上多久远的海边小城里，陈化成恐怕是现在故居犹存的资格最老的“名人”了。这位赫赫有名的武将曾经的家，却在号称“厦门文脉所在”的中华街区。

中华街区坐落于厦门市中心，是由现中山路、思明南路、镇海路、新华路围成的一个“四方”地块，占地约20万平方米，虽然



◇ 中华街区的陈桂琛故居属于典型的厦门民居“红砖厝”



◇ 中华街区一处有黎元洪题字的牌坊

其格局最终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，但它所涵盖的地域正是厦门旧城的中心地带，单从盐溪街、石壁街、普佑街、石顶巷、外清巷、吴厝巷、广平巷等极富闽南地方特色的街巷名字，就可品味到厦门600年“小城春秋”的悠悠韵味。

在中华街区密如蛛网的狭窄街巷中，散布着许多晚清到民国期间厦门当地文化名人的故居旧宅。如盐溪街15号学者李禧故居、18号教育家陈桂琛故居、32号书法家、收藏家林采之故居；周宝巷42号教育家周殿薰故居；石壁街10号台湾举人、收藏家王人骥故居等等。不过这些老宅大都年久失修，加上中华街区即将面临的“拆改”浪潮，前景堪忧。

在中华街区纵横交错的街巷丁字路口，



◇ 墙根“石狮爷”造型的“石敢当”



◇ 墙角的神龛是民间信仰的遗存



◇ 周殿薰故居门上的雕花

常可看到一尊尊“石敢当”立于墙根，面对着巷子，这是闽南地方信仰的遗存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起着“镇百鬼、压灾殃”的作用。有的仅是一块长方形石条，上面刻着“石敢当”三字；还有一类状如石狮，或嵌于墙上，或摆放在墙边，称之为“石狮王”或“石狮爷”。现今台湾、日本等地的“石敢当”都是从闽南传入。

在文人雅士和淳厚民俗的环绕之中，民族英雄陈化成（1776—1842）的遗迹无疑给这个街区注入了英烈豪侠之气。他被人称道的种种品德——忠直、勇猛、清廉、体恤下士、爱民如子等等，无疑与百姓们对“石敢当”的敬仰一脉相承。

闽南海疆的守护神

陈化成在厦门的故居位于思明区草埔巷9号，现在其五世孙仍居住于此。这位昔日的“从一品”大员，住宅十分简陋。故居坐东南朝西北，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34平方米，由天井、厅堂及两侧卧房、灶间等组成，系砖木结构两进民居。这处宅子是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陈化成任福建水师提督时购置的，他在此只住了不到四年。故居内仍保存有当年的购房契约、陈化成使用过的石板床等物，庭院内尚存旗杆石插座一对。

故居虽然是厦门市正式认定过的四处“名人故居”之一，

◇ 陈化成



但维护得并不太好。正厅天花板上已穿了两个小洞，每逢雨天就漏水，主人手头不宽裕，无力修补。主人说，虽然他们很愿意接待游客，但来此“接受爱国主义教育”的人寥寥无几。

现在来厦门的游客大都只是为了“休闲”，听听华侨资本家的发家史或许还有兴趣，除了在郑成功的塑像前拍拍照，又有几个愿意在陋巷中直面沉甸甸的历史呢？

但无论如何，厦门本地人是不应该忘记这位曾经守护过他们祖先的将军的。

“少年抱奇老莫遂，海天怒气犹风霆”。陈化成字业章，号莲峰，生于福建同安丙洲（今属厦门），《同安县志》说他“幼端重，智勇过人，尚气节”。他出身贫寒，但一心上进，自幼熟习水性，练就一身好武艺。他的同乡和挚友，同朝为臣的苏廷玉说他少年时就“有担当世宇气概”，以马援、岳飞为人生楷模。

陈化成28岁参加清军水师，全凭个人奋斗，由普通一兵升任把总、千总、参将、副将、总兵等职。他最初积累的战功在于扫靖海盗，据说他在总督董教手下效力时，遍历闽、粤水师，身先士卒，曾“手擒巨盗四百八十余人”（《清史稿》），可见其勇猛程度。澎湖、



◇ 陈化成故居外观



◇ 故居院落

金门等地都曾是他管辖之所。

道光十年(1830年)陈化成升为福建水师提督，驻守厦门，为福建省水师的最高军事长官。他驭军严格，约己尤甚，时称“廉将”。当时台湾岛上漳州、泉州两大移民势力经常械斗，陈化成多次携得力助手、参将陈胜元赴台平息(陈胜元因此和台湾板桥林家结缘甚深，为后来林氏回大陆开发厦门埋下伏笔)。陈化成巡阅台湾时，随行将卒众多，但他对台岛各地文武之“馈送”，一概不收，当时人称赞“所过如未尝有兵者”。

道光十二年(1832年)，陈化成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间谍船“阿美士德”号驱逐出港：是年底，英国军舰开始侵扰我国东南沿海，陈“督师巡逻，以备不虞”，英舰无机可乘。1835年、1837年英舰数次到闽挑衅，均被陈化成驱逐。

早在林则徐“虎门销烟”之前五年(1833年)，陈化成便率领水师严厉打击金门、厦门一带的鸦片走私，四面兜擒，按户清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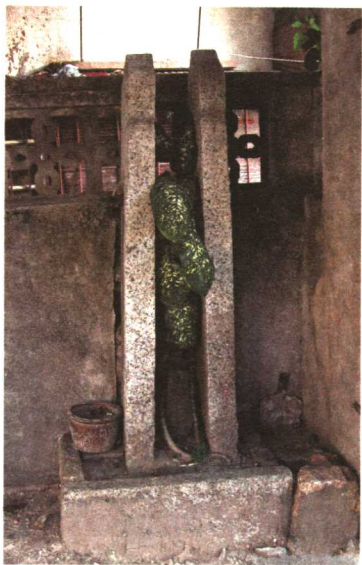
窝巢尽毁。林则徐发动禁烟运动后，他又是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，威震闽、台、金、澎万里海疆。



◇ 正厅门楣上稍微精致些的雕饰



◇ 将军宅前的左旗杆石



◇ 右旗杆石

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，进犯厦门，“化成率师船击之于梅林洋，寻退去”，保全了一方安康。

陈化成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，守卫海疆之余，他竭力扶持厦门的文化和福利事业，捐献俸银助办书院、协刻地方史志、建立育婴堂、“恤无告堂”等。“予喜成人美”，在《厦门志·叙》中他透露了自己对家乡的赤子之心。

厦门海战获胜不久，陈化成调任江南水师提督，镇守江苏最重要的海口吴淞（即黄浦江入长江口，今属上海宝山区），从此永远告别了他的父老乡亲。

上海的“城隍爷”

在草埔巷陈化成故居附近，还有一处小小的“陈公祠”，亦是门可罗雀。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宝山区吴淞口，他的另一座纪念馆巍峨高耸，是由原孔庙大成殿改建的，可见上海人对他的感情。

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离开厦门，抵达吴淞时，已是65岁高龄。



当时英军在江浙沿海步步进逼,吴淞口正是扼守长江腹地的最重要门户。江南水师素来柔弱,陈化成加紧整顿士气,修筑炮台,调配各型火炮250余门,并沿黄浦江口西岸海塘筑26座堡垒,绵延达5公里。

陈化成身居要职,年事已高,却仍与士卒同甘共苦。他虽有高级官署,却与士兵一起住单布帐房。秋夜飓风大作,潮水溢过塘面,部将劝他移帐,他说:“大帐一移,三军惊扰,且我就高燥,而士卒湫溢,于心何安?”一直坚持到潮退。冬天,大雪压帐,刺骨严寒,陈化成时常摇驾小舟,往来海滨巡查,或踏雪行营,问寒问暖,见士卒衣着单薄,便赶制棉衣发给他们。士卒送他一个外号“陈老佛”。陈军纪严明,禁止士卒骚扰民间,吴淞百姓赞曰:“官兵都吸

◇ 陈公祠大门

